

楔子 藏有祕密的法醫

我們已經習慣了現代化社會帶來的便利，出門搭捷運，天冷開空調，肚子餓了就叫外賣，很多傳統行業似乎只配入土，但你是否知道，自人類聚集成為城市之後，就有一些人默默維護著城市的運轉，他們不見於歷史、從未被科技取代、也很少被你我知曉，他們趕走城市裏潛藏的汙膩、預防厲鬼邪靈對人類的危害、為世界帶來新生和更替.....他們的

存在不可或缺，他們就如同一則傳說，一則由通靈執事們寫下的傳說.....

午夜十一點，S分局值班室。

「今日上午十點，一名歹徒搶劫S市商業銀行，並劫持了十餘名人質，三個小時後，在警方的英勇行動下，人質均被解救，劫匪則因打算槍殺人質而被當場擊斃.....」

電視機畫面上人頭攢動，又有尖叫聲什麼的，都沒吵醒打瞌睡的值班員警，但忽然響起的高跟鞋擊地聲，卻讓值班員警下意識睜開眼睛，接著便看到一個穿黑色風衣的女子身影，踩著熟悉的高跟鞋聲，從他面前一掠而過。

「言法醫，又來加班啊？」員警對著風衣女的背影打招呼。

「嗯。」風衣女留下簡單一個字，腳步聲不停，人更是匆匆離去，直奔電梯方向。

「叮。」電梯停在地下一樓，警局與隔壁醫院聯合建立犯罪痕跡分析室，就在這一層的最深處，往前是槍房和倉庫，平常很少有員警會來到這個分析室，也不太清楚這個分析室的工作範圍，且更少人知道的是，分析室其實與隔壁醫院的停屍間互通，而這都是為了方便一名負有特別使命的法醫。

打開某扇隱而難見的暗門，進入醫院停屍間，一踏入便能感覺到氣溫驟降，言麗青踩著高跟鞋「噠噠噠」走過來，非常熟悉的靠近牆壁上的屍櫃。

「今天入櫃的是這個吧.....」言麗青正要打開那個屍櫃.....突然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，她接近的那個櫃子，「砰」一聲自行向外彈開，更加冰冷的寒氣隨著低溫產生薄霧，瞬間瀰漫開來，一下子就模糊了言麗青的視線。

糟糕！言麗青嚇了一跳，猛向後退，當她驚覺腳上一涼，愕然低頭，就看到從屍櫃中伸出了一隻慘白的手，言麗青心中驚愕，稍一遲疑，那手已經死死握住她的腳踝。

而打開的屍櫃中，一張猙獰的臉正死死盯著言麗青，這張臉的額心上有個彈痕，那是狙擊槍的彈痕，奇準無比、幹脆俐落的切斷了死者的生命線，正是上午銀行搶案中被警方幹掉的劫匪。

雙方眼睛對視時，死人臉突然咧開嘴「嗚嗚嗚」地哭起來，一邊哭一邊嗚咽不清地說：

「賠我命……賠我命……」

「賠個毛線！搶劫銀行、意圖謀殺、擾亂社會治安，為保護市民生命安全，當場擊斃你有什麼冤枉？」言麗青不屑地講，「你還有臉哭？你媽媽怎麼教育你的？」

「賠我……命！」死人尖叫起來，怨氣差點衝爆了停屍間的燈，燈光驟然變成慘綠色，招搖的尖嘯聲不斷流竄，像是身處地獄，四周的屍櫃更是劈里啪啦亂動起來，一具具屍體此起彼伏的往外掉，彷彿在搞什麼喪屍派對。

「喂……你要講道理。」言麗青的聲音在厲嚎中顯得很弱很無力，「你犯罪了，被員警打死很正常。」

「賠我命賠我命賠我命賠我命！」死者繼續嚎哭，抓著言麗青的腿，甚至試圖把她拉進屍櫃裏。

「你現在剛死不久，怨念還弱，不如我送你回家？看看父母啊，陪陪老婆，了結了怨念就投胎去吧，雖然今生做惡來世做豬做狗也不一定……哎？你放手啊！」言麗青還在勸，可已經被拖倒，死人把她往屍櫃裏拉，現在她的一隻腳已經進入櫃子，那裏似乎有個漩渦。言麗青瞄了一眼屍櫃，明明像是抽屜一樣很窄的，這一秒卻顯得深不可測，黑漆漆看不見底，彷彿直通陰間。

「賠我……賠我……」死人哭聲中透著得意，就算死了，也要拉個替死鬼。

「閉嘴！煩死了！」言麗青突然厲喝一聲。

死人被嚇得哭聲暫停，躺在屍櫃裏，抱著言麗青一隻腳，死白的臉對著她，顯得有些茫然。

「我再重複一遍，你犯罪了，被員警打死，你活該，雖然你覺得很冤枉要變厲鬼，但遇到了我，算你走運，送你這種『官刑處死怨氣不散者』歸陰是我的工作，這是名片，喏，快收好。」

只見言麗青把一張名片拍在死人臉上，同時口中喝令，「返魂歸家、使命必達！官刑處

死者……起！」

名片一面是奇怪的花紋，看起來似乎有著奇妙的力量，另外一面寫著幾個字：返魂歸家、使命必達，趕屍執事言麗青敬上。

「嗷……」死人覺得被侮辱了，被名片拍在臉上咬，不過再想叫時，卻發不出聲音，想動也動不了，像是被什麼力量給束縛住一般，那力量來自遠古，是千百年前陽間與陰世達成的契約。

而言麗青的聲音彷彿有些遙遠，像是從另外一個世界傳過來，「我是趕屍執事言麗青，務必記住我的名字，下輩子別做惡，做惡別想著變鬼，變鬼也別遇到我，之後找個好日子我會送你回家的，安息吧……噢，你的家鄉有點遠耶，在西邊的濱海城市……算了，那就到時候燒掉後沖下水道吧，願你從下水道一直流向大海。再見。」

第一章 破解命案的證據

金華府一寸土寸金的高級社區，每一幢都是獨立別墅，獨幢售價千萬起，雖然地處市中心鬧區，卻鬧中取靜，沒什麼喧囂，不過今天這平靜卻被警車和員警們打破。一幢別墅前圍了封鎖線，幾名員警正在疏導圍觀者，還有聞訊而來的社會線記者在四處探問。

「咦？這不是陳老闆的家嗎？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聽說出了命案。」

「誰死了？」

「陳老闆啊！」

「不會吧！那麼大的家業，說死就死？」

圍觀群眾議論紛紛，員警也無可奈何，這時人群中走出一個戴著墨鏡的青年男子，拉開封鎖線就作勢要邁步，員警急忙攔住他，「喂，這位先生，這裏不允許進入！」

嗯哼？那男子摘下墨鏡，還滿年輕的，也就二十五六歲，眉毛很濃，皮膚也滿黑的，有點神似明星古天樂，現在他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衝著員警亮出一個證件，然後推開員警的手，就要往裏繼續走。

蝦米？員警恍惚了一秒，再一把抓住他的衣服後領，奪過他的證件，「你那是什麼證件？」

『大腦袋』桌球室會員卡？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「噢……」那男子露出恍然的神情，「其實我是個偵探，我叫張至中，你們肯定聽說過通靈神探吧？那就是我！這次是特地來協助你們員警辦案的，不用客氣，也不用感謝我……喂喂，你們幹麼？！」

員警把這個自稱為「通靈神探」的傢伙拖出了封鎖線，然後一張冷臉面對他的叫嚷，理都不理。

「喂……喂喂，給點面子吧，我和你們高隊長很熟的啊。」神探張至中低聲下氣的套近乎。

「高隊長已經退休，新任隊長姓方。」員警面無表情的說。

「啊……其實我和方隊長也有一些交情。」張至中繼續拉關係。

「方隊長剛從其他城市調過來，昨天才上任。」員警已經不耐煩了，「再囉嗦我要告你妨礙公務了！」

「噢……好吧，你行，你厲害，你等著。」張至中步步後退，一臉的挫敗。

退出人群後，打量著眼前的別墅，張至中皺起眉頭，「死老頭子，報酬還沒付就掛掉了，這筆尾款跟誰去要？還有，三天前還健康得要命，怎麼會突然就死了？有蹊蹺哦，但是怎麼進去看看？」

正想著，忽然背後傳來一個聲音，「抱歉，請讓個路。」

張至中回頭看到一個外賣小弟，正拎個箱子一臉汗水。

「這是……給誰送的？」張至中突然覺得機會來了。

「前面的員警，訂了幾十份呢。」外賣小弟擦了臉上的汗，「估計是午餐吧。」

「噢，這樣啊。」張至中嘿嘿笑了起來，計上心頭，「給你五百塊，我替你送進去怎麼樣？」

咦？外賣小弟用看智障的表情看向張至中。

五分鐘後，穿著紅背心、戴著黃帽子的張至中，安全穿過警用封鎖線，再往裏走進別墅周圍的庭院時，遇到的員警越來越多，在別墅內外採集證據，看起來這宗案件很受重視。但是案發現場在哪呢？

張至中以外賣小弟的身分，一路無驚無險的進了別墅，別墅的客廳很闊氣，地面鋪著由羅馬進口的大理石，挑高天花板上掛著義大利進口的巨型水晶燈，沙發來自歐洲，地毯號稱是波斯的，張至中還記得一個月前自己來到這裏的時候，陳天豪陳老闆那種人生贏家般的得意，可惜這個人生贏家現在躺倒在大廳正中央，半點生氣也無。

「陳天豪，五十四歲，做建材生意起家，創建天豪實業，經營範圍涉及建材與房地產，資產超過十億，生有一子一女，妻子早亡，現在和一個名字叫曹小雨的嫩模來往密切，初步判斷死亡原因是墜樓，要不要叫法醫來做進一步的鑒定？」

陳天豪的屍體旁，一個體格壯碩的員警正在作報告，而他報告的對象，看起來很年輕，手中拿著塊帕子捂著嘴，緊盯著陳天豪的屍體，彷彿是在思考。

「方隊長，陳天豪和高層來往密切，所以上邊要求我們全力偵破案件，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……」那大塊頭員警又說。

「知道了。」被稱為方隊長的男人揮了揮手。

張至中注意到這位隊長戴著手套，同時也看清了他的臉，那是一張應該去當牛郎或者電影明星的長相，臉白得像是白雪公主，再配上一雙桃花眼，漂亮得讓女人嫉妒。

「根據現場足跡判斷，死者死亡時應該是獨自一人，因為現場，也就是死者周圍，沒有發現其他人的足跡，不過倒是發現了不少指紋，應該是有其他人生活在這裏。」大塊頭員警繼續說。

「是嗎？」方隊長繼續用手帕捂住鼻子，蹲下去仔細看了一遍死者，從頭到腳，特別是在死者腳部停留了一下，又抬頭向上仰望，看著死者墜落的二樓，又對著大塊頭員警說：

「陳副隊長，調取監錄影像的同事回來了嗎？去催一下。」

「是！」陳副隊長立刻奉命而去。

這傢伙……就是新任隊長？張至中在一邊圍觀著，猜著這個花美男臉究竟是個怎樣的傢伙，表面好看的傢伙未必是草包，不過看起來陳老闆是真的掛了，他這次案子的尾款是真的拿不到了……晦氣！倒楣！

「喂，送外賣的，快點把飯拿來，都餓死了。」

而這時有個員警招呼張至中，張至中「哦」了一聲，開始發外賣，準備發了外賣就走人，自認倒楣吧，不過外賣還沒發完，那陳副隊長又帶著幾個員警重新回到大廳，他們身後還跟著一個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孩。

曹小雨？陳天豪的嫩模女友？張至中馬上認出了這個女孩子，畢竟跟蹤了將近三個月，現在張至中的公寓裏整面牆壁都是她的照片。

「報告隊長，她是曹小雨，我正要去找保全調取監錄影像，在外面遇到她，她說昨天晚上她和陳天豪在一起。」陳副隊長揚聲說明，瞥了一眼曹小雨。

哦？方隊長望向了她。

曹小雨，二十一歲，一百七十公分，三圍比例美好，長得一副標準網紅美女臉，最近正跟陳天豪打得火熱。

「是、是這樣的。」曹小雨因為緊張有點結巴，不時瞥向地上的屍體，臉色蒼白，「昨天我、我和天豪登記結婚後，都很開心，於是多喝了點酒，天豪喝多了，我就先送他回家，然後又去找朋友繼續慶祝，沒、沒想到他竟然死了……嗚嗚嗚……」

哇嗚……曹小雨幾句話裏透露的資訊無數，所有聽眾都覺得無比驚訝，昨天登記結婚，今天老公就死掉，留下十億家產，簡直就是嫁人界的傳奇、標準的犯罪懷疑對象。

「這麼說，昨天晚上只有妳和陳天豪在一起。」方隊長目光像是刀子一樣在曹小雨身上刮來刮去。

「你、你不會懷疑我吧？不是我啊！」曹小雨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敏感。

廢話，不懷疑妳懷疑誰？張至中在心裏暗笑，不過，這也許是個機會哦，剩下的尾款可能有著落了。

「麻煩妳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。」方隊長冷冷地說，又對自己的下屬講，「採集現場的指紋和她進行比對。」

「等等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啊！」曹小雨用力抵抗想要把她帶走的女警。

但是這種抵抗是徒勞的，因為反抗太過劇烈，甚至還會被戴上手銬。

就在這時，忽然聽到一聲大喝——

「等等！」

在場所有員警還有曹小雨都被這個聲音驚了一下，循聲望過去，就見那個正在分發便當

的外賣小弟已跳到桌子上，甩下小黃帽，扒開紅背心，戴上黑墨鏡，再一隻手指向了曹小雨，另一隻手擡著腰，神氣活現的大叫，「為了含冤的亡魂、為了無辜的生者、為了待解的真相，通靈神探張至中前來拜訪！只需要在火車站前的公佈欄上寫下『XYZ』即可雇用到神奇的通靈神探，不過這次是不必感謝的上門服務！」

什麼……鬼？員警們面面相覷，這是精神病還是啥？

「我要告訴你們，你們抓錯人了。」張至中隨即跳下桌子，來到曹小雨面前，大聲宣佈，再一把拉過她，偷偷低聲問：「十五萬，證明妳沒殺人，成交嗎？」

蛤？曹小雨一陣愣神。

「成交嗎？」張至中催促。

而這時員警已經反應過來，衝著張至中就抓，還有幾個激動的拿出了槍，以為張至中是恐怖分子或者有精神病，張至中立刻舉高雙手表示投降，表示自己是無害的，於是一個員警扭住他，另外一個員警抓走了曹小雨。

「好好好好……」曹小雨經過張至中身邊的時候終於反應過來，急忙像是小雞啄米似的點頭，希望不多了，唯一的也要把握住。

生意成交，張至中精神百倍，衝著在場身分最高的方隊長大聲說：「曹小雨是無辜的！」

「怎麼證明？」方隊長表情一直很冷淡，他總給人一種處變不驚的淡定，剛才張至中突然跳出來的時候也只是眼神微微閃動而已。

「憑我通靈神探張至中的直覺。」他拍著自己的胸口說。

「趕出去。」方隊長趕蒼蠅似的揮著手，轉過頭不再理會張至中。

立刻有早就看不慣張至中的員警過來，推搡著他往外走。

「等等，喂，喂喂……聽我說啊……」張至中被推了幾下，就抱住一根羅馬柱不走了，不只手臂抱住，雙腳還盤住，簡直像是在耍賴。

「你再不下來我就動手了！」三個員警圍住張至中，其中包括壯得像牛一樣的陳副隊長，個個氣得彷彿腦袋上直冒火。

「哈哈，我怕你們？」張至中手腳並用，像猴子一樣往上爬，轉眼就爬了兩三米高。

「你給我下來！」員警在下面嚷嚷。

「有本事你就上來！」張至中在上面囂張。

員警們氣壞了，立刻有人拿了梯子準備上去抓他，張至中一看情況不妙，自己無處可逃，急忙叫了一聲，「我有證據，曹小雨昨天晚上和她做健身教練的前男友在一起，兩人一塊出現在金華府！」

哦？

全場再一次寂靜。

特別是曹小雨，極端震驚地望向張至中，他、他怎麼知道？另外為什麼要講前男友？而其他員警腦子裏立刻腦補出了一齣戲，嫩模和前男友合謀害死億萬富翁，十億財產落袋，沒想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害人者必被嚴懲……不過，剛才這傢伙還在講曹小雨無辜，現在卻拿出不利於她的證據，他是瘋癲了嗎？

「你是說昨天晚上，她的前男友曾經出現在兇案現場？」這時方隊長抬頭看向猴子一樣的張至中，似乎是怕天花板上的灰塵掉落，手帕仍然掩住口鼻，「他出現在現場又怎樣？這算什麼證據？」

「決定性的證據啊！」張至中慢悠悠的滑下來，員警還想抓他，結果被張至中推開，他大搖大擺的走到屍體旁，對方隊長說：「我是私家偵探，你只要再給我十分鐘，你們配合我，我賭上通靈神探的名聲，保證給你決定性的證據。」

「十分鐘？」方隊長露出挺感興趣的表情，一邊把手帕疊好塞回制服的上衣口袋，一邊說：「行啊，如果沒什麼結果的話，我會告你妨礙公務。」

「方隊長，別聽他胡說。」陳副隊長就是看張至中不順眼。
方隊長擺手示意沒事。

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張至中自信滿滿，接著他走到屍體旁，左看右看，把旁邊幾個員警都推遠了幾步，然後朝剛才那個阻止隊長聽他胡說的員警說：「喂，那個誰，把窗簾拉

上。」

「拉窗簾？大白天的拉窗簾，你有病啊？」某個員警立刻嚷了起來。

「快拉上，方隊長，你的手下不配合啊。」張至中對著方隊長打小報告。

方隊長皺著眉頭做了個手勢，那個員警只好乖乖去把窗簾拉上，窗簾和地毯都是來自歐洲的高檔貨，厚重緊密，一下子就隔絕了正午的陽光，整個大廳頓時陰暗起來。

「都轉過去。」張至中繼續指揮員警們。

「啥？」員警們不解。

「轉身，背對著我，不然我怎麼通靈？陳老闆會被你們嚇跑的。」張至中義正辭嚴地說。

「你要通靈？！」幾個員警才搞清楚張至中要幹麼，頓時瞪大眼睛，這傳出去還不被人笑死，在警察辦案現場有個傢伙要通靈？

「對啊。」張至中鄭重其事地點頭，然後又對方隊長抱怨，「方隊長你這些手下也太不聽話了！」

「……轉過去。」方隊長冷著臉說，估計是沒想到要這樣配合，如果不是下不了臺他已經翻臉了。

員警彼此看看，無可奈何地轉過身。死亡現場已經結束調查，否則也不會允許張至中亂來。

轉過身的員警不自覺的圍成一個圈，張至中和陳老闆的屍體在圓心，見沒人再注視自己，張至中蹲在陳老闆的屍體旁，拿出一支筆和一個筆記本……

方隊長轉回身後，只聽到背後傳來「沙沙」的寫字聲，然後不斷有張至中的低語，「是這樣」、「我知道了」、「竟然有這種事」、「哦哦」……

張至中好像是在和誰聊天一樣，這就是所謂的通靈嗎？還是在裝神弄鬼？可是……如果是假的，為什麼要搞這種事？目的何在？方隊長又掏出手帕，輕輕掩住自己的鼻子，再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，已經過去五分鐘了。

「滴答滴答滴答……」在員警的心目中，時間過得很慢，不過再漫長的十分鐘，也不過就是十分鐘而已。

「好了，我知道了！」張至中的聲音傳來，顯然是對員警講的。

員警們紛紛轉身，一臉惡意地看著這個裝神弄鬼的傢伙。

「喂，那麼看我幹麼？等下你們都會抱著我的大腿叫上帝的！」張至中得意洋洋的表情，好像真的拿到了什麼決定性的證據一樣。

「我把你揍成十字架上的耶穌吧！」陳副隊長對他已經忍耐到了極限。

「等等！」張至中後退一步，跳上了屍體旁的茶几，翻開手中的筆記本，表演一樣開始朗讀——

「7月15日晚，和小雨慶祝結婚，我和小雨喝完酒回家，我醉得很厲害。」

「12點25分，醒來時小雨不在，口很乾，去找水喝。」

「12點28分，走出二樓臥室，腳滑跌下樓，頭部著地。」

「12點35分，我死了。」

啪的一聲，張至中合上筆記本，很嚴肅地對所有員警說：「陳老闆死於意外墜樓，家裏只有他一個人，曹小雨是無辜的。」

現場一片沉寂，不是因為震撼，而是因為怒火扼住喉頭，「這、這什麼玩意？！」，現場編造鬼怪故事呢，把他們當成傻瓜了啊！

「我幹你個通靈神探！」脾氣火爆的陳副隊長終於忍不住跳上茶几，抓住張至中就要揍他。

「喂喂……別衝動啊！我說的都是真話，你們檢查社區的監控，肯定能看到曹小雨是幾點離開這幢別墅去見前男友的，陳老闆死的時候她不在，這就是決定性的證據吧！」張至中手忙腳亂地護住自己的臉，還在大叫。

「等等。」方隊長說了一聲，「我們是員警，不能動私刑。」

「可是隊長……」陳副隊長不甘心就這麼饒過張至中。

「放開他。」方隊長冷冷地瞥了手下一眼。

陳副隊長只好放手。

「這就對了嘛。」張至中得了便宜還賣乖。

身材雄壯的陳副隊長氣得臉紅得像是猴子屁股。

「你說……死者的墜樓時間是 12 點 28 分，死亡時間是 12 點 35 分。」方隊長蹲下去，重新觀察死者，突然注意到一個細節，眼神頓時閃動了一下。

「對！分毫不差，陳老闆親自告訴我的。」張至中用力點頭。

這話又讓所有人翻了個白眼，而方隊長卻伸手去撥動了一下陳老闆的左手，原本這隻手被壓在屍體下，剛才卻被張至中動了一下，「你的確找到了一個決定性的證據。」

決定性證據？員警們都好奇起來，不是通靈嗎？怎麼又有證據了？

方隊長站起來，指了一下屍體的左手腕，那裏有一塊表，表面已經碎掉，透過玻璃隱約能看見，上面的時針與分針正指向 12 點 28 分。

「這是一款機械表，造價昂貴，結構脆弱，受到劇烈衝擊後會停轉，所以死者的墜樓時間應該就是表停的時間，去查一下監錄影像，如果這個時間曹小雨已經離開這幢別墅，就可以排除她的嫌疑。」方隊長冷靜的陳述。

「Yeah！」曹小雨興奮地叫了起來，「我昨天 12 點就出門啦！肯定不是我！」

「哈哈，我就說嘛，不過方隊長你也真厲害，竟然能注意到這種細節。」張至中特別開心地想去拍方隊長的肩膀，結果被對方的眼神給嚇了回來，尷尬得左手拍拍右手。

「難道你不是注意到這個細節？所以才講有關鍵性的證據？」方隊長反問他。

「那是和鬼聊天知道的啊，我是通靈神探嘛。」張至中理所當然的回答。

方隊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後轉身對員警們交代，「收隊。」

S 分局地下一樓，犯罪痕跡分析室。

長髮、白大褂、身姿高挑的女人正在做屍檢，手術刀剖開死者的胸前皮肉、鋼嘴鉗剪斷肋骨、仔細觀察已經死亡的心臟……

分析室裏只有法醫言麗青一個人，但她習慣性的自言自語。

「死者……」她看了一眼檔案，「死者陳天豪，根據血液凝固的跡象還有心臟受損的程

度，判斷死亡時間大致是凌晨零時到一時之間。」

她轉回身，一邊摘下口罩一邊說，她的皮膚很白、眼窩頗深，不化妝時也自帶濃妝效果，更特別的是她左臉有一塊淡紅色的花樣胎記，大概啤酒瓶蓋大小，這個樣貌特徵超過了其他五官的存在，讓人情不自禁總會把目光停在那。

言麗青開始寫驗屍報告，下筆飛快，似乎完全不用思考，寫完之後，她拿著報告出了門，乘電梯上到偵查隊副隊長的辦公室。

「驗屍報告。」言麗青將報告交給他。

「謝謝言法醫，有確定結果嗎？這個案件關係到一個億萬富翁，上頭命令一定要仔細再仔細。」陳副隊長一邊接報告一邊問。

「死因很明確，沒有其他傷口和疑點。」言麗青很肯定的回答。

「謝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陳副隊長開始翻驗屍報告，看完之後略帶驚訝的語氣，「果然和那小子說的一樣，那傢伙是真的發現證據了還是……通靈啊？」

哦？言麗青聞言，好奇的揚了揚眉，「什麼通靈？」

「有個自稱通靈神探的傢伙，在犯罪現場說出了死者的死亡時間，和你判斷的一樣，方隊長認為他發現了證據，可那小子非說自己是跟死人溝通知道的，他還說什麼在火車站前公佈欄上寫『XYZ』就能雇用他，以為自己是城市獵人啊，好笑！」陳副隊長一邊說，一邊搖頭，「肯定是瞎掰，這世上哪有什麼鬼。」

交接完文件又聽了幾句閒話的言麗青問了一些事後才轉身出了門，然後露出了頗感興趣的笑容，「通靈神探啊！」

一個小時後，曹小雨蹦蹦跳跳地出了警察局的門，就看到一輛機車停在那，張至中戴著墨鏡、自認十分帥氣地倚著機車站立，看到曹小雨便用力揮手，「美女，這裏、這裏！」

「啊哈，救命恩人呀！」曹小雨邁開兩條漂亮的長腿飛奔過來，似乎要給張至中一個擁抱。

張至中雙手伸出，彷彿要接受這個示好，不過在接觸到曹小雨那一刻，手中變魔術一樣

亮出一張紙，然後塞給了她。

「咦？」曹小雨看著自己的手，一張……帶數字的紙？這是……帳單？

「十五萬偵探費的帳單，麻煩簽收。」張至中又塞給曹小雨一支筆。

「可十五萬好貴呀，我哪有那麼多錢……」曹小雨支支吾吾的，把筆塞回張至中手裏，作為一個不知名的嫩模，她可沒什麼存款，信用卡帳單都是現在已經成死鬼的老公陳天豪給付的。

「喂喂喂，之前在犯罪現場妳可不是這麼說的！」張至中頓時急了，抓著曹小雨的手像是抓住一個罪犯。

「那時候不是、不是因為害怕嘛……」曹小雨扭著身子，不看張至中的臉，「而且、而且剛才員警都跟我講了，只要搜集證據，就能證明我是無辜的，根本不必聽你的。」

「妳妳妳……蒼天啊大地啊！看看這個女人吧！我的心都要碎了呀！」張至中一臉悲愴地爬上自己的機車，演話劇一樣大聲嚎啕起來。路過的人頓時對他指指點點，再用非常懷疑的目光看向曹小雨，猜測著這小夥子是不是因為被拋棄所以精神失常？

「喂，你快下來……」曹小雨被各種目光看得非常不自在，一邊急切地小聲說一邊直跺腳。

「十億財產啊！那可是十億財產！妳是直接遺產繼承人，現在妳竟然說自己沒有十五萬！老天爺啊，妳讓我死了吧！」張至中繼續表演，哭得聲淚俱下。

「可、可我現在沒錢啊！」曹小雨被逼急了，再看周圍聚集的人越來越多，她覺得自己要爆炸了，崩潰似的大叫，「好了好了，帳單我簽，過兩天給你錢，現在你給我滾下來！」

「早說嘛。」張至中抹了一把臉，淚水和悲傷全部揮去，然後跳下來重新把帳單和筆遞給曹小雨。

「無賴！」曹小雨一邊簽一邊氣呼呼地說。

「妳要感謝我這個無賴，祝妳和妳的前男友雙宿雙飛，反正他那麼愛妳，復合算了。」

張至中嘻皮笑臉地說。

「我還沒問你，你怎麼知道我和阿強的事？」曹小雨突然抬頭，警惕地望著張至中。

張至中嘿嘿笑著，然後戴上墨鏡，把自己穿著的短款風衣翻了個面，就變成一款紅色機車服，再從口袋裏拿出髮膠把頭髮往後一抹，立刻變成了個飛車黨。

噢噢噢！曹小雨指著張至中，她對這個形象好眼熟。

「這是我跟蹤妳的五個造型之一，專在深夜出現，實際上我已經跟蹤妳長達三個月，別以為我是偷窺狂，這是妳老公陳天豪委託的，不然他怎麼會向妳求婚？因為調查結果證明妳值得他愛，十五萬是調查的尾款，妳來付帳理所當然，同意不？」張至中重新坐進

車子裏，向曹小雨揮揮手，「再見了！」

破車呼嘯而去，曹小雨呆立在原地，不知想到什麼，眼眶突然濕潤了。而在警察局樓上的某一層，落地窗裏，方渝民正掀開窗簾，看著這一幕。

「隊長。」一個聲音傳過來。

方渝民回頭，警局案情分析室內，坐著男男女女十幾個人，全部都是他的小隊成員，當下正在分析案情。

「這是鄰市傳來的一宗案件，是國內少見的連環殺人案，事實上，如果不是偵辦案件的一位員警偶然發現的線索，這宗案件幾乎不曾被人發現，因為所有受害者都偽裝成了自殺，現場遺留的證據非常少，至今也無法判斷究竟有多少人受害，警局內部給這個兇手起的代號是『自律殺人魔』，嗯，方隊長應該比較瞭解吧。」彙報人看了一眼方渝民。

「是的。」方渝民走到白板前，看著白板上的那些剪報，神情頗為凝重，「那個發現線索的員警，曾經和我是同事，在調查進行到關鍵點時，他……也自殺了。」

「他也是自律殺人魔的受害者？竟然敢殺員警？！」一個女警驚訝地問。

「現場的線索非常少，自殺可能性非常大，這也符合自律殺人魔的一慣手法，雖說如此……但如果想要憑此推斷兇手身分，幾乎沒有可能。」方渝民把一張剪報貼上白板，剪報上的標題是「辦案壓力過大、警員跳樓自殺！」他接著道：「所以最終這位員警的死亡，仍然是以自殺做為結案。」

「那個……我們為什麼討論這宗案件？」某個員警舉手發聲，表示疑惑。

「因為最近我們的轄區內連續出現多起自殺事件，所以就順便在案情研討會上探討一下。」有人作了一番解釋。

「好了，時間不早了，就先到這吧。」方渝民敲了敲白板，然後掏出手帕仔細擦著手指，
「散會。」

「是！」小隊成員們起立後離開。

方渝民也離開案情分析室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，剛推開門，就看到一個長髮的女子身影，正站在他的書架旁，端詳著架上的書目。
聽見推門聲，那女子回過頭來，顯露出一張很有異域風情的臉蛋，特別是臉頰上的奇異胎記，讓人過目不忘。

「你有犯罪心理和法學雙碩士學位，但為什麼你的書架上沒有任何相關的專業書籍？」
言麗青用手指點著書架上的書籍名稱，上頭分別是《耶路撒冷三千年》、《利維坦》等等。

「我並不會把專業知識當作樂趣。」方渝民不易察覺地皺眉，走近書架後，上下端詳了一秒，然後抽出其中的七本書，移動了十四次其他書籍位置，再將七本書塞回去。
言麗青看著這一幕，不禁瞳孔緊縮，被方渝民復原後的書架，和被她弄亂之前一模一樣，應該是一模一樣的吧，她也有點記不清了，不過可以由此判斷出，方渝民擁有讓人詫異的觀察力。

「言法醫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方渝民轉回身面對言麗青，一邊用手帕擦著手上並不存在的灰塵，一邊露出禮貌到無懈可擊的笑容，「不是為了專門給我出題吧？」

「警局裏對新來的精英隊長好奇的，可不只我一個呢！」言麗青回給方渝民一個微笑，想著這張臉可真養眼，簡直是美味大餐，而且還是內裏和外在同樣耀眼的美男子，根本就是天菜，「但真不是來考你的，我想要看一下陳天豪案件的檔案，檔案室說需要你的簽字才可以。」

「陳天豪案件？」方渝民偏頭想了想，「已經結案，沒什麼疑點，但既然妳想看，也沒

問題。」

一邊說，他一邊在言麗青遞過來的申請表上簽字。

「多謝啦，拜拜。」言麗青揮揮手，轉身離開了方渝民的辦公室。

三天後，7月19日，街心公園。

適逢下午時分，即將收工的太陽揮灑著暖融融的陽光，照得假山之上一片溫暖燦爛，假山周圍則圍繞著不少懶洋洋的流浪貓，一隻隻或趴或躺，又在彼此抓撓追逐取樂，看起來非常愜意。

有統計證明，現代都市裏的流浪貓狗數量與日俱增，其原因就是繁忙的都市人無暇飼養時，便會直接將其丟棄，因此很多公園就成了這些流浪動物的樂園，也會有好心市民常來餵食。

現在就有一個小女孩正在試著拿麵包餵一隻大橘貓，那隻大橘貓目測要有十幾公斤重，被十幾隻體形稍小一些的貓圍繞著，一臉「捨我其誰」的霸氣，躺在陽光之下，宛如坐在龍椅之上。

「咪咪，來吃，來吃。」五六歲的小女孩試圖把手中麵包塞過去，可大橘貓懶洋洋地睜開眼，看白癡一樣瞥了她一眼，小女孩被藐視了，然後「哇」一聲哭了起來，一邊哭一邊跑向不遠處的媽媽懷裏。

「不哭不哭，壞貓貓，咱們不理牠。」媽媽摟著女兒安慰。

大橘貓喉嚨裏發出一陣呼嚕聲，彷彿在繼續鄙視無知的人類。

「小妹妹，貓貓是吃魚滴，不吃麵包哦。」張至中拎著巨大的購物袋，坐到了假山對面的石凳上，解開購物袋後，裏面裝著寵物零食魚肉香腸、小魚罐頭還有很多不同口味的貓糧。

「老鬼，吃飯啦！」

張至中把貓罐頭等食物放在地板上，大橘貓慢悠悠地爬起來，走過來用鼻子逐一嗅過，然後不滿意地用爪子全部打翻，衝著張至中一邊揚爪子一邊發出威脅的呼嚕聲。

「哈哈，老鬼別生氣，那些是給你徒子徒孫的，這份才是給你的。」張至中從別的購物袋裏拿出來另一份食物，包括一瓶紅酒還有一份煎好的牛排。

「82年的拉菲，米其林三星主廚親手做的威靈頓牛排，老鬼，我這次可是出了血本，滿意了吧？我自己都捨不得吃呢！」張至中一邊嘮叨一邊把紅酒倒到杯子裏，又開始動

手切牛排。

然後旁邊的母女倆就目瞪口呆地看著名字叫老鬼的大橘貓，先是喝了口紅酒，舒服地

「喵」一聲，然後吃了塊牛排，又滿意地「喵」一聲……這喝紅酒吃牛排的貓是成精了嗎？

大橘貓吃爽了之後，這才揮了揮爪子，向後「喵」一聲，而這時早就被食物吸引過來的幾十隻貓才一擁而上，把張至中帶來的食物搶得七零八落。

「老鬼你手下的數目又增加嘍。」張至中笑著說道，又替大橘貓切了一塊牛排。

「喵。」大橘貓搖搖巨肥的屁股，很得意的感覺。

沒多久，牛排紅酒全部餵進了大橘貓的肚子，感覺整隻貓又胖了一圈，蹲坐在石凳上的樣子彷彿一坨疊起來的輪胎。

一人一貓的影子就這麼融化在夕陽裏。

「老鬼，你說陳天豪是不是死得太可惜了？」

「喵。」

「幸好曹小雨付了他的帳單，不然我可真是冤了。」

「喵。」

「但上次跟他聊的時候，總覺得他還有什麼話沒講？可能是當時人太多又是白天，所以不好講吧？」

「喵？」

「我上次寄給賈伯斯的信，為啥還沒回？難道他真的沒有需要繼承的銀行帳戶？還有上次寄給所羅門的……果然是無法寄給死太久的人？還是收到了不願意回？哼哼，個個都是小氣鬼。」

「喵……」

「總之這次謝謝啦，拜拜老鬼，我去跟曹小雨收帳嘍。」

聊了好久，太陽已經下山，街心公園被夜色籠罩，張至中感覺到陣陣涼意，緊了緊衣服，揮手向大橘貓告別，雙手插在口袋裏，正準備晃晃悠悠地離開。

「喵！」

身後的大橘貓卻突然叫了一聲，彷彿是提醒，又像是警告，張至中頗覺奇怪的回頭，卻只看到大橘貓一個正在走遠的碩大屁股。

「有話直說啊你！」張至中衝著大橘貓的背景嚷了起來，旁邊幾個正在逛公園的行人露出「他有什麼毛病」的表情。

大橘貓也沒理張至中，繼續帶領小弟們消失在夜色裏，張至中摸摸頭，也沒辦法，出了街心公園，騎上自己的機車，一路前往和曹小雨約定的地點。

三個月前，張至中接到了陳天豪的委託，全面調查曹小雨，最好細微到曹小雨每天所穿襪子的顏色都要知道，特別是有過多少感情經驗，事成之後酬金一百萬，這對於張至中而言是難得的大 Case，他雖然號稱通靈神探無案不破，但平常接的案子大多是找貓找狗，而完成了這單後好幾個月都不必開工了，當然做得盡心盡力，所有招數全部用出，才得出了讓陳天豪滿意的結果。

沒想到還沒拿到尾款，陳天豪就掛點了，死得有點莫名其妙，但經過「溝通」，張至中確定陳天豪是不小心失足摔落而死。

張至中擁有和死者溝通的能力，只要死亡未過七天，張至中用文字寫下的問題，幾乎都能夠收到回答，但如果超過七天，就要寫成信件燒掉，而能否得到回信，就要憑運氣啦，所以雖然沒什麼偵察能力，但張至中還是有成為一個名偵探的信心，畢竟他能直接和死者溝通，這是最佳的破案方式，現在他只是缺少一戰成名的運氣而已！

半個小時後，張至中來到和曹小雨約定的五星級飯店「皇家」，曹小雨所住的房間竟然是總統套房，三房兩廳帶花園、泳池，既浪費又奢華，正廳裏，張至中坐在豪華的真皮沙發上，看著對面穿著真絲睡袍、濃妝艷抹的曹小雨，有點認不出對方來。

曹小雨，籍貫是桃源鎮，大學學歷，專業是會計，職業是兼職會計和兼職模特兒，平常愛好是逛街，很有愛心，資助了三個失學兒童……這些資料都是張至中調查得來，為此他花費了三個月時間，證明這是一個普通的、善良的漂亮女孩，雖然有點喜歡浪漫，但哪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不是這樣呢？

「張大偵探你好呀！」

曹小雨睡袍下的嫩白美腿很吸引張至中的注意力，他看了一眼急忙閃開視線。

「哈哈，美女妳也好，尾款該結了吧？」張至中搖搖頭，甩去不該有的疑惑，直搗這次的談話主題。

「別急嘛，不如先喝一杯？」曹小雨把茶几上的一杯紅酒推給張至中。

「酒就不喝了吧，我怕喝了酒，面對一個大美女，會做壞事的。」張至中嘿嘿笑著。

「做壞事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曹小雨也在笑，笑得好像盤絲洞裏要吃人的妖精。

「我可不跟客戶發生任何超友誼的關係，這是我的原則。」張至中急忙擺手，他是個有原則的偵探，和客戶發生任何感情聯繫，只會影響他的專業判斷。

「那有個新單子要不要接呢？張大偵探？」曹小雨眼神一轉，眼睛媚得好像能滴出水來，「陳天豪有兩個孩子，都在英國留學，幫我調查一下他們，越詳細越好，酬金豐厚喲。」

「調查他們幹麼？」張至中覺得古怪。

「怎麼說我也是他們的繼母，關心一下他們嘍。」曹小雨拿起酒杯，抿了一口紅酒，「當然，如果能夠調查出他們有什麼『意外』發生的話……酬金更多，上千萬也有可能。」

「意外？」張至中忍不住站了起來，「妳究竟什麼意思？」

曹小雨仔細看著張至中的表情和動作，剎那的神情無比專注，三秒之後才突然嘻嘻笑了起來，「哈哈，騙你的啦，我剛才像不像一個惡毒的繼母？給你，這是尾款，拿走收好，以後不許再來找我啦！」

拿著支票，張至中站在總統套房之外，一臉的迷糊，剛才發生什麼事了？曹小雨究竟在幹麼？搞不懂啊。

「那傢伙應該什麼都不知道吧……」此刻在總統套房內的曹小雨，眼神與表情全都冰冷無比，如果張至中見到了，肯定會認為自己調查了三個月的，絕對不是這個女人。

第二章 充滿詭異的自殺

皇家飯店總統套房的露天花園上。

這幾天，曹小雨都以這間套房為家，雖然還沒收到遺產，但她已經開始揮霍。

曹小雨端著酒杯，頭頂上是滿天星空，腳底下是城市的繁華街區，金錢能夠帶來的享受莫過於此，那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舒爽，她愛死了這種快意，甚至為此很久之前就開始出

賣一切。

「嘻嘻……老公，人家敬你一杯，感謝你留下的十億家產。」曹小雨突然笑起來，把酒杯裏的紅酒倒向地面，「我會好好『照顧』你兩個孩子的，放心吧！」

這一刻突然起了風，吹得曹小雨頭髮亂飄，她嚇了一跳，罵了聲晦氣後，急忙回到了房內，也恰好在這時門鈴聲響起。

「總統套房送餐服務。」房門外傳來服務生的聲音。

「進來吧，嘻嘻，我點的大龍蝦餐來嘍。」曹小雨打開門，看到小餐車上擺著一隻碩大的龍蝦，頭和尾都伸出餐車外，感覺無比氣派。

哇！曹小雨感慨一聲，有錢就是好。

然後她看向服務生，感覺對方穿著古怪，身上套著雨衣，手上戴著手套，連臉上都罩著一個防毒面具，渾身上下包裹得像是一隻繭，一點皮膚都沒露出來。

「你這是什麼裝扮……咳！你、你……幹麼？！」

曹小雨還沒說完話，就被服務生鎖住了喉嚨，服務生往前跨步順勢一拉，曹小雨就整個人向後仰倒，由於服務生正大步向前走，因此曹小雨就像是一只手提箱那般，被服務生拖向了浴室。

「你、你……幹麼？！咳……放開……放開我啊……」

曹小雨仰躺著被拖走，雙手抓住服務生的手臂，死命掙扎，可那雙手臂宛如鐵鑄的一般，根本紋絲不動，曹小雨慌張極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！謀財還是謀色？天啊！怎麼會有這種事！

總統套房的浴室寬闊而豪華，雙人按摩浴缸已經放滿了水，上面還撒了紅色的玫瑰花瓣，而曹小雨被拉到這裏時已經快窒息，大腦短暫缺氧導致視線中大片黑色飛舞，意識漸漸被淹沒，想到自己有可能就這樣死掉，她不禁奮力發出一聲尖叫。

「不、不要啊……救命……」

撲通！

一聲落水聲，曹小雨覺得天旋地轉，自己似乎被拋進了水裏，但窒息總算是結束了，她開始撲騰，把自己的臉露出水面，手腳並用的往外爬，不過，下一秒她的手就被按緊，被特別準備的束縛帶捆住，接著雙腳也是同樣待遇，現在曹小雨呈現一個「大」字型，被綁在浴缸裏，她的臉勉強露出水面之外。

「你要幹麼？！」曹小雨衝著服務生尖叫。

服務生捆住了曹小雨後，默默的走出去，再回來時，手中拿著一疊廚房用紙，手捧著那疊紙，站在浴缸旁，防毒面具裏的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看著曹小雨。

曹小雨被看得骨頭裏都在冒寒氣，她的聲音頓時弱了下來，恐懼壓過憤怒，身體止不住顫抖，「你.....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曹小雨，二十一歲，身高一百七十公分。」那服務生第一次開口說話，聲音沙啞，明顯戴有變聲器。

「是、是.....」曹小雨心中一冷，這是針對她來的？

「妳的會計檢定證書是假的，只值三千塊錢，妳的臉和胸有一部分也是假的，為了釣到陳天豪，妳特別去韓國訂製了一張完美比例的臉。」沙啞聲音刺穿了曹小雨所編織的假象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！」曹小雨驚訝無比，背部支撐不住浴缸，滑到水下噙了幾口水，又一邊撐著一邊伸出頭來，辛苦極了。

「實際上，妳是個慣性詐欺犯，之前常玩的是仙人跳，騙了男人或者女人開房後，抓住把柄索要錢財，這次遇到陳天豪這樣的大魚，自然要詳細規劃.....是妳殺了陳天豪？」沙啞聲音繼續講。

「不、不是！」曹小雨拚命搖頭。

服務生默默的把手中一張廚房用紙用水沾濕，然後覆蓋到了曹小雨的臉上，曹小雨感覺視線一暗，緊接著就有點喘不過氣來，她急忙甩頭，可那紙貼在她臉上，怎麼都甩不掉。

「是妳殺了陳天豪？」沙啞聲音再問。

「不、不是！」曹小雨的聲音有些沉悶。

第二張紙蓋上。

廚房用紙被水浸透後，兩張加疊，呼吸只剩下百分之五十，曹小雨像是爬上岸的魚，嘴巴裏發出「咕咕」的聲音，找尋僅剩的氧氣。

「是妳殺了陳天豪.....」這次的聲音不一樣了，不再沙啞，而是恢復成了一個正常男人的聲音，低沉又溫潤。

「抱歉。」服務生道歉，調整了一下自己的防毒面具，聲音又重新變回沙啞，「我們繼續……是妳殺了陳天豪？」

「不、不……」她已經快要窒息了。

繼續貼紙的動作驀地停住，因為服務生聽到了門鈴聲。他暫停虐待曹小雨，走出浴室，來到門口，通過貓眼往外看，見到幾個打扮亮麗的女孩子，正持續不斷的按門鈴，同時還傳來吵雜的說話聲。

「小雨開門呀！」

「難道不在？這個傢伙，約我們來玩，居然還放我們鴿子？」

「可是剛才櫃臺有講過小雨沒出門呀。」

「可能是睡著了，住總統套房，喝法國名酒，說不定還包了個帥哥在裏面呢！」

「不能讓她一個人爽，我們也進去！」

「先去找櫃臺再拿一張房卡，不給我就色誘他！」

幾個女孩又按了一會兒門鈴便嘖嘖喳喳的去搭電梯了，估計晚些還會再回來。服務生站在門口思索了三秒，接著迅速回到浴室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殺我……求求你……好難受……」曹小雨勉強撐著臉露在水面，臉白得像紙，聲音隱約傳出來，彷彿蚊子在低吟。

「妳約了人來玩？」服務生問她。

「嗯……」曹小雨身體顫抖了一下，眼睛張開，彷彿看到了希望，有人來了，有人可以救她！

「那我們走吧。」服務生則是毫不猶豫的抓起曹小雨，把她拎出浴缸。

曹小雨這時還要掙扎，可服務生拿了一塊帶有嗆鼻氣味的布，捂住了她的口鼻，根本沒剩下多少力氣的曹小雨象徵性的掙扎了一下，就陷入了黑暗而昏沉的世界裏……

等她再醒來時，原以為自己剛才是作噩夢，但是身邊的水，被束縛的手，以及眼前這個戴著防毒面具的噩夢之源仍然存在。

噩夢仍未結束！

只不過換了一個不同的浴室而已……這是哪裏啊？曹小雨意識到自己似乎被搬到了其他地方，不過這個念頭只轉了一圈就消失了，她最想要的是眼前的男人放過他。

「你、你……」曹小雨想要尖叫，昏迷讓她恢復了一些力氣，不過尖叫聲才剛出口，就被一張紙覆蓋住了。

「是妳殺了陳天豪？」沙啞聲音擊潰了曹小雨的心志，噩夢永不止息。

搖頭，曹小雨拚命搖頭。

第二張紙，第三張紙，第四張紙，每張紙帶來一個同樣的問題，曹小雨只堅持到第六張就無法再堅持下去，她肺裏的空氣被全部擠出來，腦子裏是無盡的熔岩火焰，身體彷彿空蕩蕩的飄在太空中，只剩下一個念頭在迴蕩……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！對於死亡的恐懼壓倒了一切，曹小雨用盡力氣尖叫。

「是我……是我殺的……」

這聲尖叫聽在服務生耳朵裏，和蚊子叫差不多，但他還是聽到了，於是把所有紙都從她臉上撕開，曹小雨翻著白眼大口的拚命喘氣。

「妳怎麼做的？」服務生的聲線低沉而平穩。

「你是誰？是要替陳天豪報仇嗎？他給你多少錢？我給你兩倍……不，十倍！我全部都給你……不要，不要再蓋我了啊啊啊！」曹小雨看到服務生又要動手中的紙，頓時哇哇大哭起來，剛才一層層緩慢窒息感比死都難受啊。

「怎麼做的？」服務生繼續問。

「我、我……在樓梯上和扶手上抹了一點潤滑油，又故意灌醉他，房間裏不擺水，讓他半夜出來找水……到時他肯定會跌下樓，連續試了六七次，那天才做到……」曹小雨一邊哭一邊說，整个人都要崩潰了。

「……好辦法。」服務生竟然這樣評價，然後又開始往曹小雨臉上貼紙。

「幹麼……我都說了啊！我是兇手！送我去警察局啊！你幹麼啦！」曹小雨拚命搖頭，可晃不掉貼在她臉上的紙。

第二張，第三張，第四張。

服務生毫不猶豫的貼上了第五張、第六張，一直貼到第十張時，曹小雨已經只剩下微弱的顫抖，服務生把著她的手腕，感知了一下脈搏，等了一分鐘後，一次性將十張紙全部

撕了下來。

「呼……」曹小雨發出一聲宛如垂死貓兒的低喘，整個人躺在浴缸裏，長髮飄散，睡袍凌亂，露出美好的雪白身軀，不過其中很多部分因為缺氧已經呈現出青色，又因為恢復呼吸，青色在消褪，服務生走回客廳拿出一杯香檳，慢慢餵曹小雨喝下去，曹小雨被噙了幾口，意識加速恢復，在浴缸裏發出痛苦的呻吟聲。

服務生掐表看著時間。

「你要……要什麼……我都給你……唔……」曹小雨的聲音再次被廚房用紙阻斷，她拚命扭動起來，「不要這樣……殺我……求你……好……難受……」

這次只用了三張紙，就已經覆蓋住了曹小雨的全部聲音，而等到她因為缺氧再一次身上浮現出青色時，服務生再一次將所有紙張撤下來。

一次，兩次，三次……服務生彷彿一個技藝高超的廚師，在曹小雨身上施展著他完美的廚藝，精心烹製、小火慢煮，務必要讓最後的結果達到無瑕，而被反覆折磨的曹小雨，在窒息地獄中沉淪，死與生之間的痛苦被極度放大，一度她認為自己已經死掉，可眨眼間又被喚醒，然後再被投入窒息地獄，這周而復始的折磨將她的意識碾碎再拼起，最後她已經恨不得自己立刻去死，可連死都是奢望……

折磨持續了整整一晚，到最後曹小雨的靈魂已經不成人形，她的肉體卻完美無瑕，絲毫沒有受到虐待的跡象。

陽光穿透玻璃窗投射到浴缸中，花瓣之下是一具雪白的肉體，雖然生命已經消失，但美麗尚存。

24日下午兩點，到了退房時間，在電話無人接聽的情況下，飯店服務人員打開了總統套房，檢查到浴室時看到了這一幕精心製作的意外。

「哇啊啊啊——」

「叫什麼叫，報警啊！」

十五分鐘後，警察趕到，封鎖現場，檢查證據，推斷死因，最後得了一個初步論斷。

「應該是……自殺，在浴缸裏溺水自殺。」

員警研判了死因後，其他調查結果也陸續出爐，死者的老公八天前才剛剛因意外死亡，死者因為追思老公，情緒上有些問題，浴缸邊有個安眠藥的空瓶，死者有可能吃了大量安眠藥，導致溺水身亡，應該算是自殺。

「死者在死亡前，曾經用手機發過一些心情在臉書上，內容表達很想念老公，覺得對不起老公，格外的內疚，另外，房間內有一些其他人的指紋，但飯店監錄影像沒看到有其他人進入的痕跡，可能是上一位住客或者是清潔人員的，初步斷定是自殺，待進一步搜

集證據後再進行判斷。」

「最後，死者是 18 號登記入住這間套房，到今天為止已經住了六天，這應該就是死亡

第一現場。」

這是暫時判定的結論。

「把屍體先送到醫院停屍間吧，然後匯報給副局長。」

Crescent